南齊書

八



南齊書卷二十五

列傳第六

臣蕭子顯撰

垣崇祖
張敬兒

垣崇祖字敬遠下邳人也族姓豪彊石虎世自略陽徙之於鄴曾祖敞爲慕容德僞吏部尚書祖苗宋武征廣固率部曲歸降仍家下邳官至龍驤將軍汝南新蔡太守父詢積射將軍宋孝武世死事贈冀州刺史崇祖年十四有幹

略伯父豫州刺史護之謂門宗曰此兒必大成吾門汝等不及也刺史劉道隆辟爲主簿厚遇之除新安王國上將軍景和世道隆求出爲梁州啓轉崇祖爲義陽王征北行參軍與道隆同行使還下邳召募明帝立道隆被誅薛安都反明帝遣張永沈攸之北討安都使將裴祖隆李世雄據下邳祖隆引崇祖共拒戰會青州援軍主劉珍之背逆歸降祖隆士衆沮敗崇祖與親近數十人夜救祖隆與俱走還彭城虜既陷徐州

崇祖仍爲虜將游兵瑯邪間不復歸虜虜不能制
密遣人於彭城迎母欲南奔事覺虜執其母爲質
崇祖妹夫皇甫肅兄婦薛安都之女故虜信之
肅仍將家屬及崇祖母奔朐山崇祖因將部曲
據之遣使歸命太祖在淮陰板爲朐山戍主送
其母還京師明帝納之朐山邊海孤險人情未
安崇祖常浮舟艑於水側有急得以入海軍將
得罪亡叛具以告虜虜僞圖城都將東徐州刺
史成固公始得青州聞叛者說遣步騎二萬襲

崇祖屯洛要去朐山城二十里崇祖出送客未歸城中驚恐皆下船欲去崇祖還謂腹心曰賊比擬來本非大舉政是承信一說易遣誑之今若得百餘人還事必濟矣但一人情駭不可斂集卿等可急去此二里外大叫而來唱艾塘義人已得破虜須戍軍速往相助逐退船中人果喜爭上岸崇祖引入據城遣羸弱入島令人持兩炬火登山鼓叫虜參騎謂其軍備甚盛乃退崇祖啓明帝曰淮北士民力屈胡虜南向之心

日夜以冀崇祖父伯並爲淮北州郡門族布在北邊百姓所信一朝嘯咤事功何立名位尚輕不足威衆乞假名號以示遠近明帝以爲輔國將軍北琅邪蘭陵二郡太守亡命司馬從之謀襲郡崇祖討捕斬之數陳計筭欲克復淮北時虜聲當寇淮南明帝以問崇祖崇祖因啓宜以輕兵深入出其不意進可立不世之勳退可絶其窺窬之患帝許之崇祖將數百人入虜界七百據南城固蒙山扇動郡縣虜率大衆攻之其

別將梁湛母在虜虜執其母使湛告部曲曰大軍已去獨住何爲於是衆情離阻一時奔退崇祖謂左右曰今若俱退必不獲免乃住後力戰大敗而歸以久勞封下邳縣子泰豫九年行徐州事徙戍龍沮在朐山南崇祖啓斷水清平地以絶虜馬帝以問劉懷珍云可立崇祖率將吏塞之未成虜主謂僞彭城鎮將平陽公曰龍沮若立國之恥也以死爭之數萬騎掩至崇祖馬槊陷陣不能抗乃築城自守會天雨十餘日虜

乃退龍沮貢不立歷盱眙平陽東海三郡太守
將軍如故轉邵陵王南中郎司馬復爲東海太
守初崇祖遇太祖於淮陰太祖以其武勇善待
之崇祖謂皇甫肅曰此眞吾君也吾今逢主矣
所謂千載一時遂密布誠節元徽末太祖憂慮
令崇祖受旨即以家口託皇甫肅勒數百人將
入虜界更聽後旨會蒼梧廢太祖召崇祖領部
曲還都除游擊將軍沈攸之事平以崇祖爲持
節督兗青冀二州諸軍事累遷冠軍將軍兗州

刺史太祖踐阼謂崇祖曰我新有天下夷虜未識運命必當動其蟻衆以送劉昶爲辭賊之所衝必在壽春能制此寇非卿莫可徙爲使持節監豫司二州諸軍事豫州刺史將軍如故封望秦縣侯七百户建元二年虜遣僞梁王郁豆眷及劉昶馬步號二十萬寇壽春崇祖召文武議曰賊衆我寡當用奇以制之當脩外城以待敵城既廣闊非水不固今欲偃肥水却淹爲三面之險諸君意如何衆曰昔佛狸侵境宋南平王

士卒完盛以郭大難守退保內城今日之事十倍於前古來相承不築肥堰皆以地形不便積水無用故也若必行之恐非事宜崇祖曰卿見其一不識其二若捨外城賊必據之外脩樓櫓內築長圍四周無礙表裏受敵此坐自為擒守郭築堰是吾不諫之策也乃於城西北立堰塞肥水堰北起小城周為深塹使數千人守之崇祖謂長史封延伯曰虜貪而少慮必悉力攻小城圖破此堰見塹狹城小謂一往可尅當以蟻

附攻之放水一激急踰三峽事窮奔透自然沈溺此豈非小勞而大利邪虜衆由西道集堰南分軍東路肉薄攻小城崇祖著白紗帽肩轝上城手自轉式至日晡時決小史埭水勢奔下虜攻城之衆漂墜塹中人馬溺死數千人衆皆退走初崇祖在淮陰見上便自比韓信白起咸不信唯上獨許之崇祖再拜奉旨及破虜啓至上謂朝臣曰崇祖許爲我制虜果如其言其恒自擬韓曰今眞其人也進爲都督號平西將軍增

封爲千五百户崇祖聞陳顯達李安民皆增給軍儀啓上求鼓吹横吹上勅曰韓白何可不與衆異給鼓吹一部崇祖慮虜復寇淮北啓徙下蔡戍於淮東其冬虜果欲攻下蔡既聞内徙乃揚聲平除故城衆疑虜當於故城立戍崇祖曰下蔡去鎭咫尺虜豈敢置戍實欲除此故城政恐奔走殺之不盡耳虜軍果夷掘下蔡城崇祖自率衆渡淮與戰大破之追奔數十百殺護千計上遣使人關參虜消息還勅崇祖曰卿視吾

是守江東而已邪所少者食鄉但努力營田自然平殄殘醜敕崇祖脩治芍陂田世祖即位徵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俄詔留本任加號安西仍遷五兵尚書領驍騎將軍初豫章王有盛寵世祖在東宮崇祖不自附結及破虜詔使還朝與共密議世祖疑之曲加禮待酒後謂崇祖曰世間流言我已豁諸懷抱自今已後富貴見付也崇祖拜謝崇祖去後上復遣荀伯玉口敕以邊事受旨夜發不得辭東宮世祖以崇祖心誠

不實銜之太祖崩虞崇祖爲異便令內轉永明
元年四月九日詔曰垣崇祖凶詬險躁少無行
業昔因軍國多虞採其一夫之用大運光啓頻
煩升擢溪壑靡厭恐以彌廣去歲在西連謀
境外無君之心已彰遐邇特加遵養庶或悛革
而猜貳滋甚志興亂階隨與荀伯玉驅合不逞
窺窬非覬構扇邊荒互爲表裏寧朔將軍孫景
育究悉姦計具以啓聞除惡務本刑兹罔赦便
可收掩肅明憲辟死時年四十四子惠隆徙番

禺卒

張敬兒南陽冠軍人也本名茍兒宋明帝以其名鄙改焉父醜爲郡將軍官至節府參軍敬兒年少便弓馬有膽氣好射虎發無不中南陽新野風俗出騎射而敬兒尤多膂力求入隊爲曲阿戍驛將州差補府將還爲郡馬隊副轉隊主稍官寧蠻府行參軍隨同郡人劉胡領軍伐襄陽諸山蠻深入險阻所向皆破又擊湖陽蠻官軍引退蠻賊追者數千人敬兒單馬在後衝突

賊軍數十合殺數十人箭中左腋賊不能抗平西將軍山陽王休祐鎮壽陽求善騎射人敬兒自占見寵為長史兼行參軍領白直隊泰始初除寧朔將軍隨府轉參驃騎軍事署中兵領軍討義嘉賊與劉胡相拒於鵲尾洲啓明帝乞本郡事平為南陽太守將軍如故初王玄謨為雍州土斷敬兒家屬舞陰敬兒至郡復還冠軍三年薛安都子栢令環龍等竊據順陽廣平略義成扶風界刺史巴陵王休若遣敬兒及新野太

守劉攘兵攻討合戰破走之徙爲順陽太守將軍如故南陽蠻動復以敬兒爲南陽太守遭母喪還家朝廷疑桂陽王休範密爲之備乃起敬兒爲寧朔將軍越騎校尉桂陽事起隸太祖頓新亭賊矢石既交休範白服乘轝往勞樓下城中望見其左右人兵不多敬兒與黃回白太祖曰桂陽所在備防寡闕若詐降而取之此必可擒也太祖曰卿若能辦事當以本州相賞敬兒相與出城南放仗走大呼稱降休範喜召至轝

側回陽致太祖密意休範信之回目敬兒敬兒奪取休範防身刀斬休範首休範左右數百人皆驚散敬兒馳馬持首歸新亭除驍騎將軍加輔國將軍太祖以敬兒人依既輕不欲便使爲襄陽重鎮敬兒求之不已乃微動太祖曰沈攸之在荊州公知其欲何所作不出敬兒以防之恐非公之利也太祖笑而無言乃以敬兒爲持節督雍梁二州郢司二郡軍事雍州刺史將軍如故封襄陽縣侯二千戸部伍泊沔口敬兒乘

也艘過江詣晉熙于夔中江遇風船覆左右丁
壯者各泅走餘二小吏沒艙下叫呼官敬兒兩掖
挾之隨船覆倪常得在水上如此翻覆行數十
里方得迎接失所持節更給之沈攸之閒敬兒上
遣人伺覘見雍州迎軍儀甚盛慮見掩襲密首
防備敬兒至鎮厚結攸之信饋不絕得其事迹
密白太祖攸之得太祖書翰論選用方伯密事
輒以示敬兒以爲反閒敬兒終無二心元徽末
襄陽大水平地數丈百姓資財皆漂沒襄陽虛

耗太祖與攸之書令 賑貸之攸之竟不歷意敬
兒與攸之司馬劉攘兵情款及蒼梧廢敬兒疑
攸之當因此起兵密以問攘兵攘兵無所言寄
敬兒馬鐙一隻敬兒乃爲之備昇明元年冬攸
之反遣使報敬兒敬兒勞接周至爲設酒食謂
之曰沈公那忽使君來君殊可命乃列仗於廳
事前斬之集部曲傾攸之下當襲江陵時攸之
遣太祖書曰吾聞魚相望於江湖人相忘於道
術彼我可謂通之矣大明之中謬奉聖主忝同

侍衛衛存契門義著斷金乃分帛而衣等粮而
食值景和昏暴心爛形燋若斯之苦寧可言盡
吾自分碎首於閣下足下亦懼滅族於舍人爾
時盤石之心既固義無貳計蹴迫時難相引求
全天道矜善此理不空結姻之始實關於厚及
明帝龍飛諸人皆爲鬼矣吾與足下得蒙大造
親過夙眷遇若代臣録其心迹復忝驅使臨崩
之日吾豫在遺託加榮授寵恩深位高雖復情
謝古人粗識忠節誓心仰報期之必死此誠志

竟未申遂先帝登遐微願末奪自爾已來與足下言面殆絶非唯分張形跡自然至此胞柱一告未常不對紙流涕豈願相誚於今哉苟有所懷不容不白初得賢子諱䟽云得家信云足下有廢立之事安國寧民此功巍巍非吾等常人所能信也俄奉皇太后假令云足下潛構深略獨斷懷抱一何能壯但冠雖弊不可承足蓋共尊高故耳足下交結左右親行殺逆以免身患卿當謂龍逢比干癡人耳凡廢立大事不可廣

謀但表褚遺寄劉又國之近戚數臣地籍實爲
膏腴人位竝居時望若此不與議復誰可得共
披心腹者哉昏明改易自古有之豈獨大宋中
屯邪前代盛典煥盈篇史請爲足下言之羣公
共議宜啓太后奉令而行當以王禮出第足下
乃可不通大理要聽君子之言豈可罔滅天理
一何若茲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君縱爲宗社
大計不爾寧不識有君親之意邪乃復慮以家危
陷以爵賞小人無狀遂行弑害吾雖寡識竊求

古比豈有爲臣而有近日之事邪使一旦荼毒
身首分離生自可恨死者何罪且有登齋之賞
此科出於何文凡在臣隸誰不惋駭華夷扣心行
路泣血乃至不殯使流蟲在户自古以來此例有
幾衛國微小故有弘演不圖我宋獨無其人撫
膺惆悵不能自已足下與向之殺者何異人情
易反還成嗟悲爲子君者無乃難乎蹊田之譬
豈復有異管仲有言君善吾未嘗不諫足下諫諍
不聞 關 崔杼之罪何惡逆之苦昔大甲還位伊

不自疑昌邑之過不可稱數霍光荷託尚共議
於朝班然後廢之由有湯沐之施論者不以劫
主爲名桓温之心未忘於篡海西失道人倫頓
盡廢之以公猶禮處之當温疆盛誰能相抗尚
畏懼於形跡四海不愜未嘗有樂推之者伊尹
霍光名高於臣節桓氏亦得免於脅奪凡是諸
事布於書策若此易曉豈待指掌卿常言比跡
夷叔如何一旦行過桀跖邪聖明啓運蒼生重
造普天率土誰不歌抃實是披心罄節奉公忘私

之日而卿大收宫妓刼奪天藏器械金寳必充私室移易朝舊布置私黨被甲入殿内外宫閤管籥悉關家人吾不知子孟孔明遺訓如此王謝陶庾行此舉止且朱方帝鄉非親不授足下非國戚也一旦專縱自樹云是兒守臺城父居東府一家兩録何以異此知卿防固重複猜畏萬端言以禦遠實為防内若德允物望夷貊猶可推心共慼如其失理乖道金城湯池無所用也文長以戈戟自衛何解滅亡吳起有云義禮

不脩冊中之人皆讎也足下既無伍員之痛苟
懷貪惏而有賊宋之心吾寧捐申包之節邪聞
求忠臣者必出孝子之門卿忠孝於斯盡矣今
竊天府金帛以行姦惠盜國權爵以結人情且
授非其理合我則賞此事已復不可恒用用之
既訖恐非忠策且受者不感識者不知不能過
姦折謀誠節慨惋隔礙數千無因自對不能知
復何情顏當與足下敘平生舊款吾聞前哲絶
交不出惡言但此自陳名節於胷心因告別於

千載放筆增歎公私潸淚想不深怪往言然天下耳目豈伊可誣抑亦當自知投杖無疆爲必先及太祖出頓新亭報攸之書曰辱足下誚書交道不終爲恥已足欲下便來何故多罔君子吾結髮入仕豈期遠大蓋感子路之言每不擇官而宦遠文帝之世初被聖明鑒賞及孝武之朝復蒙英主顧眄因此感激未能自反及與足下斂袂定交款著分好何嘗不勸慕古人國士之心務重前良忠貞之節至於契闊杯酒殷勤

携袖薦女成姻志相然諾義信之篤誰與間之
又乃景和陵虐事切憂畏明帝正位運同休顯
啓臆論心安危豈貳元徽之季聽高道慶邪言
欲相討伐發威施赦巳行外内于時臣子鉗口
道路以目吾以分交義重患難宜均犯陵白刃
以相任保悖主手敕令封送相示豈不畏威念
周旋之義耳推此陰惠何愧懷抱不云足下猥
含禍詖前遣王思文所牒朝事蓋情等家國異
詳衆否虛心小大必以先輸問張雍州遷代之

日將欲誰擬本是逆論來事非欲代張乃封此
示張激使見怒若張惑一言果與怨恨事負雅
素君子所不可為況張之奉國忠亮有本情之
見與意契不貳邪又張雍州啓事稱彼中蠻動
兼民遭水患勑令足不思經拯之計吾亦有白
論國如家布情而往每思虛達事之相接恒必
猜離反謂無故遣信此乃覘察平諒之襟重則
相阻傷負心期自誰作故先時足下遣信尋盟
敦舊厲以篤終吾止附還白申馨情本契然遠

要方固金石今日舉錯定是誰惡乆言邪元徽末德執亡禋祀足下備聞無待亟述太后惟憂式遵前誥興毁之略事屬鄙躬黜昏樹明實惟前則寧宗靜國何愧前脩廢立有章足下所允冠弊之譏將以何語封爲郡王寧爲失禮景和無名方之不愈乎龍逢自匹夫之美伊霍則社稷之臣同異相乘非吾所受也登齋有賞壽寂已蒙之於前同謀獲功明皇亦行之於昔此則接踵成事誰敢異之謂其大收宮女劫奪天藏

器械金寶必充私室必若虛設市虎亦可不翅
此言若以此詐民天下豈患無眼心苟無瑕非
所耿介甲杖之授事既舊典豈見有任鎮邦家
勳經定主而可得出入輕單不資寵衞斯之患
慮豈直身憂祇奉此恩職惟事理朱方之牧公
卿僉意吾亦謂微勳之次無忝一州且魏晉舊
事帝鄉蕃職何嘗豫州必曹司州必馬折膠受
柱在體非愧表粲據石頭足下無不可吾之守
東府來告便謂非動容見疾頻笑入戾乃如是

乎表粲劉秉受遇深重家國旣安不思撫鎮遂
與足下表裏潛規據城之夜豈顧社稷幸天未
長亂宗廟有靈即與楷衛軍協謀義斷以時殄
滅想足下聞之悵然孤沮小兒忝侍中代來之
澤遇直上臺便呼一家兩録發不擇言良以太
甚吾之方寸古列共言乃以陶庾往賢大見譏
責足下自省詎得以此見貽邪比蹤夷叔論吾
則可行過桀蹠無乃近誣哉謂吾不朝此則良
誨朝之與否想更問之足下受先帝之恩施擁

戎西州鼎湖之日率士載奔而宴安中流酣飲
自若即懷狼望陵侮皇朝晉熙殿下以皇弟代
鎮而斷割候迎罔蹔宗子驅略士馬志以西上郢
中所遺示餘劣弱昔徵茅不入猶動義師況荆
州物產雍岷交梁之會自足下為牧薦獻何品
良馬勁卒彼中不無良皮美罽商賂所聚前後
貢奉多少何如唯聞太官時納飲食耳桂陽之
難坐觀成敗自以雍容漢南西伯可擬賴原即
天世非望亦消又招集逋亡斷遏行侶治舟試

艦恒以朝廷爲旗的秣馬按劒常願天下有風
塵爲人臣者固若是邪至乃不遵制書敕下如
空國恩莫行命令擁隔詔除郡縣輒自板代罷
官去職禁還京師凶人出境無不千里尋躡而
反募臺將來必厚加給賞太妃遣使市馬齎寶
往蜀足下悉皆斷折以爲私財此皆遠邇共聞
暴於視聽主上叡明當璧寓縣同慶絕域奉贄
萬國通書而盤桓百日始有單騎事存送往於
此可徵不朝如此誰應受誚反以見呵非所反

側今乃勒兵以闚象館長戟以指魏闕不亦爲
忠臣孝子之所痛心疾首邪賢子元琰獲免虎
口及凌波西邁吾所發遣猶推素懷不具嗤嗤
足下尚復滅君臣之紀況吾布衣之交乎遂事
不諫既往難咎今六師西向助足下憂之攸之
與兼長史江乂別駕傅宣等守江陵城敬兒軍
中力擾因以爲別敬兒告變使至太祖大喜進
號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改爲都督給鼓吹一
部攸之於郢城敗走其子元琰軍至白水元琰

闔城外鶴唳謂是叫聲心懼欲走其夜又宣開
門出奔城潰元琰奔寵洲見殺百姓既相抄敚
敬兒至江陵誅攸之親黨沒入其財物數十萬
悉以入私攸之於湯渚村自經死居民送首荆
州敬兒使楯擎之蓋以青繖徇諸市郭乃送京
師進號征西將軍爵為公增邑爲四千戶敬兒
於襄陽城西起宅聚財貨又欲移羊叔子墮淚
碑於其處立臺綱紀諫曰羊大傅遺德不宜遷
動敬兒曰大傅是誰我不識也敬兒弟恭兒不

肯出官常居上保村中與居民不異蔚兒呼納
之甚厚恭兒月一出視蔚兒輒復去恭兒本名
猪兒隨蔚兒改名也初蔚兒旣斬沈攸之使報
隨郡太守劉道宗聚衆得千餘人立營頓司州
刺史姚道和不殺攸之使密令道宗罷軍及攸
之圍郢道和遣軍頓董城爲郢援事平依例蒙
爵賞蔚兒具以啓聞建元元年太祖令有司奏
道和罪誅之道和字敬邕羌主姚興孫也父萬
壽僞鎮東大將軍降宋武帝卒於散騎侍郎道

和出身爲孝武安北行佐有世名頗讀書史常
誑人云祖天子父天子身經作皇太子元徽中
爲游擊將軍隨太祖新亭破桂陽賊有功爲撫
軍司馬出爲司州疑怯無斷故及於誅三年徵
敬兒爲護軍將軍常侍如故敬兒武將不習朝
儀聞當内遷乃於密室中屏人學揖讓答對空
中俯仰如此竟日妾侍竊窺笑焉太祖即位授
侍中中軍將軍以敬兒秩窮五等一仍前封建
元二年遷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置佐史太祖崩

敬兒於家竊泣曰官家大老天子可惜太子年
少向我所不及也遺詔加敬兒開府儀同三司將拜
謂其妓妾曰我拜後應開黃閤因口自爲鼓聲既
拜王敬則戲之呼爲褚淵敬兒曰我馬上所得
終不能作華林閣勳也敬則甚恨敬兒始不識書
晩既爲方伯乃習學讀孝經論語於新林慈姥
廟爲妾乞兒咒神自稱三公然而意知滿足初
得鼓吹羞便奏之初娶前妻毛氏生子道文後
娶尚氏尚氏有美色敬兒棄前妻而納之尚氏

猶居襄陽宅不自隨敬兒慮不復外出乃迎家口悉下至都啓世祖不蒙勞門敬兒心疑及垣崇祖死愈恐懼妻謂敬兒曰昔時夢手熱如火而君得南陽郡元徽中夢半身熱而君得本州今復夢舉體熱矣有閹人聞其言說之事達世祖敬兒又遣使與蠻中交關世祖疑其有異志永明元年敕朝臣華林八關齋於坐收敬兒敬兒左右雷仲顯知有變抱敬兒而泣敬兒脫冠貂擲地曰用此物誤我少日伏誅詔曰敬兒蠢

茲邊裔昏迷不脩屬值宋季多難頗獲野戰之力拔迹行伍超登非分而愚躁無已矜伐滋深往莅本州久苞異志在昔含弘庶能懲革位班三槐秩窮五等懷音靡聞姦回屢構十歲迄今嫌貳滋甚鎮東將軍敬則丹陽尹安民每侍接之日陳其凶狡必圖反噬朕猶謂恩義所感本質可移頃者已來釁戾遂著自以子弟在西足動殊俗招扇羣蠻規擾樊夏假託妖巫用相震惑妄設徵祥潛圖問鼎履霜於開運之辰堅冰

於嗣業之世亦而可忍孰不可容天道禍淫逆謀
顯露建康民湯天獲商行入蠻備覩姦計信驛
書翰證驗炳明便可收掩式正刑辟同黨所及
特皆原宥子道文武陵内史道暢征虜功曹道
固弟道休並伏誅少子道慶見宥後數年上與
豫章王嶷三日曲水内宴舴艋船流至御坐前
覆沒上由是言及敬兒悔殺之恭兒官至員外
郎在襄陽聞敬兒敗將數十騎走入蠻中收捕
不得後首出上原其罪

史臣曰平世武臣立身有術若非愚以取信則宜智以自免心迹無阻乃見優容崇祖恨結東朝敬兒情疑鳥盡嗣運方初委骨嚴憲若情非發憤事無感激功名之間不足爲也

贊曰崇祖爲將志懷馳逐規搔淮部立勳豫牧敬兒莅雍深心防楚豈不劬勞實興師旅烹犬藏弓同歸異緒

列傳第六　　南齊書二十五

賴原即大世 疑

南齊書二十六

列傳第七

臣蕭　子顯　撰

王敬則

陳顯達

王敬則晉陵南沙人也母爲女巫生敬則而胞衣紫色謂人曰此兒有鼓角相敬則年長兩腋下生乳各長數寸夢騎五色師子年二十餘善拍張補刀戟左右景和使敬則跳刀高與白虎幢等如此五六接無不中補俠轂隊主領細鎧

左右與壽寂之同斃景和明帝即位以爲直閤
將軍坐捉刀入殿啓事繫尚方十餘日乃復直
閤除奮武將軍封重安縣子邑三百五十戶敬
則少時於草中射獵有虫如烏豆集其身摘去
乃脫其處皆流血敬則惡之詣道士卜道士曰
不須憂此封侯之瑞也敬則聞之喜故出都自
効至是如言泰始初以敬則爲龍驤將軍軍主
隨寧朔將軍劉懷珍征壽春殷琰遣將劉從築
四壘於死虎懷珍遣敬則以千人繞後直出橫

塘賊衆驚退除奉朝請出補東武暨陽令敬
則初出都陸主山下宗侶十餘船同發敬則船
獨不進乃令弟入水推之見一烏漆棺敬則曰
爾非凡器若是吉善使船速進吾富貴當改葬
爾船須叟去敬則既入縣收此棺葬之軍荒之
後縣有一部劫逃紫山中爲民患敬則遣人致
意劫帥可悉出首當相申論治下廟神甚酷烈
百姓信之敬則引神爲誓必不相負劫帥既出
敬則於廟中設會於座收縛曰吾先啓神若負

誓還神十牛今不違誓即殺十牛解神并斬諸
劫百姓悅之遷員外郎元徽二年隨太祖拒桂
陽賊於新亭敬則與羽林監陳顯達寧朔將軍
高道慶乘舸艒於江中迎戰大破賊水軍焚其
舟艦事寧帶南泰山太守右俠轂主轉越騎
校尉安城王車騎參軍蒼梧王狂虐左右不自
保敬則以太祖有威名歸誠奉事毎下直輒往
領府夜著青衣扶匐道路爲太祖聽察蒼梧去
來太祖命敬則於殿內伺機未有定日既而楊

玉夫等危急殞帝敬則時在家玉夫將首投敬
則敬則馳詣太祖太祖慮蒼梧所誑不開門敬
則於門外大呼曰是敬則耳門猶不開乃於牆
上投進其首太祖索水洗視視竟乃戎服出敬
則從入宮至承明門門郎疑非蒼梧還敬則慮
人覘見以刀環塞窐孔呼開門甚急衛尉丞顏
靈寶窺見太祖乘馬在外竊謂親人曰今若不
開內領軍天下會是亂耳門開敬則隨太祖入
殿明旦四貴集議敬則拔白刃在床側跳躍曰

官應處分誰敢作同異者昇明元年遷員外散
騎常侍輔國將軍驍騎將軍領臨淮太守增封
爲千三百户知殿內宿衛兵事沈攸之事起進
敬則號冠軍將軍太祖入守朝堂袁粲起兵夕
領軍劉韞直閤將軍卜伯興等於宮內相應戒
嚴將發敬則開關掩襲皆殺之殿內竊發盡平
敬則之力也遷右衛將軍常侍如故增封爲二
千五百户尋又加五百户又封敬則子元遷爲
東鄉侯邑三百七十户齊臺建爲中領軍太祖

將受禪材官薦易太極殿柱從帝欲避土不肯
出宮遜位明日當臨軒帝又逃宮內敬則將轝入
迎帝啓譬令出帝拍敬則手曰必無過慮當餉
輔國十萬錢建元元年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
都督南兖兖徐青冀五州軍事平北將軍南兖
州刺史封尋陽郡公邑三千戶加敬則妻懷氏
爵爲尋陽國夫人二年進號安北將軍虜寇淮
泗敬則恐委鎭還都百姓皆驚散奔走上以其
功臣不問以爲都官尚書撫軍尋遷使持節散

騎常侍安東將軍吳興太守郡舊多剽掠有十數歲小兒於路取遺物殺之以殉自此道不拾遺郡無劫盜又録得一偷召其親屬於前鞭之令偷身長掃街路久之乃令偷舉舊偷自代諸偷恐爲其所識皆逃走境內以清出行從市過見屠肉枅歎曰吳興昝無此枅是我少時在此所作也遷護軍將軍常侍如故以家爲府三年以母喪去職詔贈敬則母尋陽公國太夫人改授侍中撫軍將軍太祖遺詔敬則以本官領丹陽

尹尋遷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會稽東陽新
安臨海永嘉五郡軍事鎮東將軍會稽太守永
明二年給鼓吹一部會土邊帶湖海民丁無士
庶皆保塘役敬則以功力有餘悉評斂爲錢送
臺庫以爲便宜上許之竟陵王子良啓曰伏尋
三吳內地國之關輔百度所資民庶彫流日有
困殆蠶農罕獲饑寒尤甚富者稍增其饒貧者
轉鍾其弊可爲痛心難以辭盡頃錢貴物賤殆
欲兼倍凡在觸類莫不如兹稼穡難劬斛直數

令機杼勤苦四裁三百所以然者實亦有由年
常歲調旣有定期僮卹所上咸是見直東間錢
多剪鑿鮮復完者公家所受必須貟大以兩代
一困於所貿鞭捶質繫益致無聊臣昔忝會稽
粗閑物俗塘丁所上本不入官良由陂湖宜壅
橋路須通均夫訂直民自爲用若甲分毀壞則
年一脩改若乙限堅完則終歲無役今郡通課
此直悉以還臺租賦之外更生一調致令塘路
崩蕪湖源泄散害民損政實此爲劇建元初狡

虜游寇軍用殷廣浙東五郡丁稅一千乃有質
賣妻兒以充此限道路愁窮不可聞見所逋尚
多收上事絕臣登具啟聞即蒙蠲原而此年租
課三分逋一明知徒足擾民實自弊國愚謂塘
丁一條宜還復舊在所逋卹優量原除凡應受
錢不限大小仍令在所折市布帛若民有雜物
是軍國所須者聽隨價准直不必其應送錢於
公不虧其用在私實荷其渥昔晉氏初遷江左
草創絹布所直十倍於今賦調多少因時增減

永初中官布一匹直錢一千而民間所輸聽爲
九百漸及元嘉物價轉賤私貨則束直六千官
受則匹准五百所以每欲優民必爲降落今入官
好布匹堪百餘其四民所送猶依舊制昔爲刻上
今爲刻下氓庶空儉豈不由之救民拯弊莫過
減賦時和歲稔尚爾虛乏儻值水旱寧可熟念
且西京熾強實基三輔東都全固寔賴三河歷
代所同古今一揆石頭以外裁足自供府州方
山以東深關朝廷根本夫股肱要重不可不卹

宜蒙寛政少加優養略其目前小利取其長
久大益無患民貲不殷國財不阜也宗臣重
寄咸云利國竊如愚管未見可安上不納三年
進號征東將軍宋廣州刺史王翼之子妾路氏
剛暴數殺婢翼之子法明告敬則敬則付山陰
獄殺之路氏家訴爲有司所奏山陰令劉岱坐
棄市刑敬則入朝上謂敬則曰人命至重是誰
下意殺之都不啓聞敬則曰是臣愚意臣知何
物科法見背後有節便言應得殺人劉岱亦引

罪上乃赦之敬則免官以公領郡明年遷侍中
中軍將軍尋與王儉俱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
儉旣固讓敬則亦不即受七年出爲使持節散
騎常侍都督豫州郢州之西陽司州之汝南二
郡軍事征西大將軍豫州刺史開府如故進號
驃騎十一年遷司空常侍如故世祖崩遺詔改
加侍中高宗輔政密有廢立意隆昌元年出敬
則爲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
郡軍事會稽太守本官如故海陵王立進位太

尉敬則名位雖達不以富貴自遇危拱傍遑略不嘗坐接士庶皆吳語而殷勤周悉初爲散騎使虜於北館種楊柳後員外郎虞長耀北使還敬則問我昔種楊柳樹今若大小長耀曰虜中以爲甘棠敬則笑而不答世祖御座賦詩敬則執紙曰臣幾落此奴度内世祖問此何言敬則曰臣若知書不過作尚書都令史耳那得今日敬則雖不大識書而性甚警黠臨州郡令省事讀辭下教判決皆不失理明帝即位進大司馬

增邑千户臺使拜授日雨大洪注敬則文武皆失色一客在傍曰公由來如此者拜丹陽吳興時亦然敬則大恱曰我宿命應得雨乃列羽儀備朝服道引出聽事拜受意猶不自得吐舌久之至事竟帝既多殺害敬則自以髙武舊臣心懷憂恐帝雖外厚其禮而内相疑備數訪問敬則飲食體幹堪宜聞其衰老且以居内地故得少安三年中遣蕭坦之將齋仗五百人行武進陵敬則諸子在都憂怖無計上知之遣敬則世

子仲雄入東安慰之仲雄善彈琴當時新絕江
左有蔡邕焦尾琴在主衣庫上敕五日一給仲雄
仲雄於御前鼓琴作懊儂曲歌曰常歎負情儂
郎今果行許帝愈猜愧永泰元年帝疾屢經危
殆以張瓌爲平東將軍吳郡太守置兵佐密防
敬則內外傳言當有異處分敬則聞之竊曰東
今有誰秖是欲平我耳諸子怖懼第五子幼隆
遣正員將軍徐嶽密以情告徐州行事謝朓爲
計若同者當往報敬則朓執嶽馳啓之敬則城

局參軍徐庶家在京口其子密以報庶庶以告
敬則五官王公林公林敬則族子常所委信公林
勸敬則急送啓賜兒死單舟星夜還都敬則令
司馬張思祖草啓既而曰若爾諸郎在都要應
有信且忍一夕其夜呼僚佐文武樗蒱賭錢謂
衆曰卿諸人欲令我作何計莫敢先荅防閤丁
興懷曰官秪應作耳敬則不作聲明旦召山陰
令王詢臺侍御史鍾離祖願敬則橫刀跂坐問
詢等發丁可得幾人傳庫見有幾錢物詢荅

縣丁卒不可上祖頗稱傳物多未輸入敬則怒
將出斬之王公林又諫敬則曰官是事皆可悔
惟此事不可悔官詎不更思敬則唾其面曰小
子我作事何關汝小子乃起兵上詔曰謝朓啓
事騰徐嶽列如右王敬則稟質凶猾本謝人綱
直以宋季多艱頗有膂力之用驅獎所至遂
升榮顯皇運肇基預聞末議功非匡國賞實
震主爵冠執珪身登衮衮故以風雅作刺縉紳
側目而溪谷易盈鴟梟難改猜心內駭醜辭外

布永明之朝履霜有漸隆昌之世堅冰將著從容附會朕有力焉及景歷惟新推誠盡禮中使相望軒冕成陰迺嫌跡愈興禍圖茲搆收合亡命結黨聚羣外候邊警內伺國隙元遷兄弟中萃淵藪姦契潛通將謀竊發朓即姻家嶽又邑子取據匪他昭然以信方邵之美未聞韓彭之釁已積此而可容孰寄刑典便可即遣收掩肅明國憲大辟所加其父子而已凡諸詿誤一從蕩滌收敬則子員外郎世雄記室參軍季哲太

子洗馬紉隆太子舍人少安等於宅殺之長子黄門郎元遷爲寧朔將軍領千人於徐州擊虜敕徐州刺史徐玄慶殺之敬則招集配衣二三日便發欲劫前中書令何胤還爲尚書令長史王弄璋司馬張思祖止之乃率實甲萬人過浙江謂思祖曰應須作檄思祖曰公今自還朝何用作此敬則乃止朝廷遣輔國將軍前軍司馬左興盛後軍將軍直閤將軍崔恭祖輔國將軍劉山陽龍驤將軍直閤將軍馬軍主胡松三千

餘人築壘於曲阿長岡右僕射沈文季爲持節
都督屯湖頭備京口路敬則舊將舉事百姓檐
篙荷鍤隨逐之十餘万衆至晉陵南沙人范脩
化殺縣令公上延孫以應之敬則至武進陵口
慟哭乘肩轝而前遇興盛山陽二砦盡力攻之
興盛使軍人遥告敬則曰公兒死已盡公持許
底作官軍不敢欲退而圍不開各死戰胡松領
馬軍突其後白丁無器仗皆驚散敬則軍大敗
敬則索馬再上不得上興盛軍客袁文曠斬之

傳首是時上疾已篤敬則倉卒東起朝廷震懼
東昏侯在東宮議欲叛使人上屋望見征虜亭
失火謂敬則至急裝欲走有告敬則者敬則曰
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計汝父子唯應急走耳
敬則之來聲勢甚盛裁少日而敗時年七十餘
封左興盛新吳縣男崔恭祖遂興縣男劉山陽
湘陰縣男胡松沙陽縣男各四百戶賞平敬則
也又贈公上延孫爲射聲校尉
陳顯達南彭城人也宋孝武世爲張永前軍幢

心太祖進使持節左將軍軍至巴丘而沈攸之
平除散騎常侍左衛將軍轉前將軍太祖太尉
左司馬齊臺建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領衛尉
太祖即位遷中護軍增邑千六百戸轉護軍將
軍顯達啟讓上荅曰朝廷爵人以序卿忠發萬
里信誓如期雖屠城殄國之勳無以相加此而
不賞典章何在若必未宜爾吾終不妄授於卿
數士意同家人豈止於君臣邪過明與王李俱
祗召也上即位後御膳不宰牲顯達上熊烝一

顯達出杜姥宅大戰破賊矢中左眼拔箭而鏃不出地黄村潘嫗善禁先以釘釘柱嫗禹步作氣釘即時出乃禁顯達目中鏃出之封豐城縣矦邑千戶轉游擊將軍尋為使持節督廣交越三州湘州之廣興軍事輔國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進號冠軍沈攸之事起顯達遣軍援臺長史到遁司馬諸葛導謂顯達曰沈攸之擁衆百万勝負之勢未可知不如保境蓄衆分遣信驛密通彼此顯達於座手斬之遣表疏歸

心太祖進使持節左將軍軍至巴丘而沈攸之平除散騎常侍左衛將軍轉前將軍太祖太尉左司馬齊臺建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領衛尉太祖即位遷中護軍增邑千六百戶轉護軍將軍顯達啓讓上答曰朝廷爵人以序卿忠發萬里信誓如期雖屠城殄國之勳無以相加此而不賞典章何在若必未宜爾吾終不妄授於卿數士意同家人豈止於君臣邪過明與王李俱祗召也上即位後御膳不宰牲顯達上熊烝一

盤上即以充飯建元二年虜寇壽陽淮南江北百姓搔動上以顯達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之鎮虜退上敕顯達曰虜經破散後當無復犯關理但國家邊防自應過存備豫宋元嘉二十七年後江夏王作南兗徙鎮盱眙沈司空亦以孝建初鎮彼政當以淮上要於廣陵耳卿謂前代此處分云何今僉議皆云卿應據彼地吾未能決乃當以擾動文武爲勞若是公計不

得憚之事竟不行遷都督益寧二州軍事安西
將軍益州刺史領宋寧太守持節常侍如故世
祖即位進號鎮西益部山險多不賓服大度村
獠前後刺史不能制顯達遣使責其租賧獠帥
曰兩眼刺史尚不敢調我遂殺其使顯達分部
將吏聲將出獵夜往襲之男女無少長皆斬之
自此山夷震服廣漢賊司馬龍駒據郡反顯達
又討平之永明二年徵為侍中護軍將軍顯達
累任在外經太祖之憂及見世祖流涕悲咽上

亦泣心甚嘉之五年荒人桓天生自稱桓玄宗
族與雍司二州界蠻虜相扇動據南陽故城上
遣顯達假節率征虜將軍戴僧靜等水軍向宛
葉雍司衆軍授顯達節度天生率虜衆萬餘人
攻舞陰舞陰戍主輔國將軍殷公愍擊殺其副
張麒麟天生被瘡退走仍以顯達爲使持節散
騎常侍都督雍梁南北秦郢州之竟陵司州之
隨郡軍事鎮北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顯
達進據舞陽城遣僧靜等先進與天生及虜再

戰大破之官軍還數月大生復出攻舞陰殷公
愍破之天生還竄荒中萃城平民曰土三城賊
稍稍降散八年進號征北將軍其年仍遷侍中
鎮軍將軍尋加中領軍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
都督江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給鼓
吹一部顯達謙厚有智計自以人微位重每遷
官常有愧懼之色有子十餘人誡之曰我本志
不及汝此等勿以富貴陵人家既豪富諸子與
王敬則諸兒並精車牛麗服飾當世快牛稱陳

世子青王三郎烏呂文顯折角江瞿曇白鼻
顯達謂其子曰麈尾扇是王謝家許汝不須捉此
自逐十一年秋虜動詔屯樊城世祖遺詔即本
號開府儀同三司隆昌元年遷侍中車騎將軍
開府如故置兵佐豫廢鬱林之勳延興元年為
司空進爵公增邑千户甲仗五十人入殿高宗
即位進太尉侍中如故改封鄱陽郡公邑三千
户加兵二百人給油絡車建武二年虜攻徐司
詔顯達出頓往來新亭白下以為聲勢上欲悉

除高武諸孫徽言問顯達荅曰此等豈足介慮
上乃止顯達建武世心懷不安深自貶匿車乘
朽故導從鹵簿皆用羸小不過十數人侍宴酒
後啓上曰臣年已老富貴已足唯少枕枕死特
就陛下乞之上失色曰公醉矣以年禮告退不
許是時虜頻寇雍州衆軍不捷失沔北五郡永
泰元年乃遣顯達北討詔曰晉氏中微宋德將
謝蕃臣外叛要荒内侮天未悔禍左衽亂華巢
穴神州逆移年載朕嗣膺景業踵武前王靜言

隆替恩乂區夏但多難寅夷恩化肇洽興師擾
衆非政所先用戢遠圖權綏北略冀戎夷知義
懐我好音而凶醜剽狡專事侵掠驅扇異類蟻
聚西偏乘彼自來之資撫其天亡之會軍無再
駕民不重勞傳檄以定三秦一麾而臣禹迹在
此舉矣且中原士庶久望皇威乞師請援結軌
馳道信不可失時豈終朝宜分命方嶽因兹大
號侍中太尉顯達可暫輟槐陰指授羣帥中外
纂嚴加顯達使持節向襄陽永元元年顯達督

平北將軍崔慧景衆軍四萬圍南鄉堺馬圈
城去襄陽三百里攻之四十日虜食盡噉死人肉
及樹皮外圍既急虜突走斬獲千計官軍競取
城中絹不復窮追顯達入據其城遣軍主莊丘
累進取南鄉縣故從陽郡治也虜主元宏自領
十餘萬騎奄至顯達引軍渡水西據鷹子山築
城人情沮敗虜兵甚急軍主崔恭祖胡松以烏
布幔盛顯達數人檐之逕道從分磧山出均水
口臺軍緣道奔退死者三万餘人左軍將張千

戰死追贈游擊將軍顯達素有威名著於蠻虜至是大損喪焉御史中丞范岫奏免顯達官朝議優詔荅曰昔衛霍出塞往往無功馮鄧入關有時虧喪況公規謨肅舉期寄兼深見可知難無損威略方振遠圖廓清朔土雖執憲有常非所得議顯達表解職不許求降號又不許以顯達爲都督江州軍事江州刺史鎮盆城持節本官如故初王敬則事起始安王遙光啓明帝慮顯達爲變欲追軍還事尋平乃寢顯達亦懷危

怖及東昏立彌不樂還京師得此授甚喜尋加領征南大將軍給三望車顯達聞京師大相殺戮又知徐孝嗣等皆死傳聞當遣兵襲江州顯達懼禍十一月十五日舉兵令長史庾弘遠司馬徐虎龍與朝貴書曰諸君足下我太祖高皇帝叡哲自天超人作聖屬彼宋季綱紀自頓應禪從民遘此基業世祖武皇帝昭略通遠克纂洪嗣四關罷嶮三河靜塵鬱林海陵頓孤負荷明帝英聖紹建中興至乎後主行悖三才琴橫由

席繡積麻筵淫犯先宮穢興閨闥皇陛爲市廛之所雕房起征戰之門任非華尚寵必寒厮江僕射兄弟忠言屬薦正諫繁興覆族之誅於斯而至故乃幷噬之刑四剽於海路家門之釁一起於中都蕭劉二領軍竝升御座共稟遺詔宗戚之若諒不足談渭陽之悲何辜至此徐司空歷業忠榮清簡流世匡翼之功未著傾宗之罰已彰沈僕射年在懸車將念机杖歡歌園藪絶影朝門忽招陵上之罰何丂古之傷哉遂使紫臺

之路絕縉紳之儔纓組之閤罷金張之胤悲哉蟬冕爲賤寵之服嗚呼皇陛列劫竪之坐且天人同怨乾象變錯往歲三州流血今者五地自動昔漢池異色晉王因之見廢吳郡鼉震步生以爲姦倖況事隆於往怪豐倍於前虐此而未廢孰不可興王僕射王領軍崔護軍中維簡正逆念剖心蕭衞尉蔡詹事沈左衞各負良家共傷時嶮先朝遺舊志在名節同列丹書要同義舉建安殿下秀德沖遠寔允神器昬明之舉往

聖流言令忝役戎驅亟請乞路須京塵一靜西
迎大駕歌舞太平不亦佳哉裴豫州宿遣誠言
久懷慷慨計其勁兵已登淮路申司州志節堅
明分見迎合摠勒偏率厥我而進蕭雍州房僧
寄竝已纂邁旌鼓將及南兗州司馬崔恭祖壯
烈超群嘉驛屢至所聽烽諜共成脣齒荆郢行
事蕭張二賢莫不案劒飡風横戈待節關鐵蕃
守之儔孰非義侶我太尉公體道合聖杖德脩
文神武横於七伐雄略震於九綱是乃從彼英

停還抗社稷本欲鳴笳細鍚無勞戈刃但忠黨有心節義難遣信次之間森然十萬飛於咽於九派列艦迷於三川此蓋捧海澆螢烈火消凍耳吾子其擇善而從之無令竹帛空爲後人笑也朝廷遣後軍將軍胡松驍騎將軍李叔獻水軍據梁山左衛將軍左興盛假節加征虜將軍督前鋒軍事屯新亭輔國將軍驍騎將軍徐世摽領兵屯杜姥宅顯達率衆數千人發尋陽與胡松戰於採石大破之京邑震恐十二

月十三日顯達至新林築城壘左興盛率衆軍
爲拒戰之計其夜顯達多置屯火於岸側潛軍
渡取石頭北上襲宮城遇風失曉十四日平旦
數千人登落星岡新亭軍望火謂顯達猶在既
而奔歸赴救屯城南宮掖大駭閉門守備顯達
馬矟從步軍數百人於西洲前與臺軍戰再合
大勝手殺數人矟折官軍繼至顯達不能抗退
走至西州從烏榜村爲騎官趙潭注矟刺落馬
斬之於籬側血湧湔籬似淳于伯之被刑也時

年七十二顯達在江州遇疾不治尋而自差意甚不悅是冬連大雪梟首於朱雀而雪不集之諸子皆伏誅

史臣曰光武功臣所以能終其身名者非唯不任職事亦以繼奉明章忌尊正嫡君安乎上臣習乎下王陳拔迹奮飛則建元永明之運身極鼎將則建武永元之朝動非往時位踰昔等禮授雖重情分不交加以主猜政亂危亡慮及舉手扞頭人思自免干戈既用誠淪犯上之跡敵

國起於同舟況又疎於此者也

贊曰糾糾敬則臨難不惑功雖不終殆亦盜賊

顯達孤根應義南蕃威揚寵[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厲

河兖陳挫襄樊

列傳第七　　南齊書二十六

鳴笳細錫　疑

列傳第八

南齊書[illegible]

臣蕭子顯撰

劉懷珍

李安民

王玄載 弟玄邈

劉懷珍字道玉平原人漢膠東康王後也祖昶宋武帝平齊以爲青州治中至員外常侍伯父奉伯宋世爲陳南頓二郡太守懷珍幼隨奉伯至壽陽豫州刺史趙伯符出獵百姓聚觀懷珍

獨避不視奉伯異之曰此兒方興吾宗本州辟
主簿元嘉二十八年亡命司馬順則聚黨東揚
州遣懷珍將數千人掩討平之宋文帝召問破
賊事狀懷珍讓功不肯當親人怪問焉懷珍曰
昔國子尼恥陳河間之級吾豈能論邦域之捷
哉時人稱之江夏王義恭出鎮盱眙道遇懷珍
以應對見重取爲驃騎長兼墨曹行參軍尋除
振武將軍長廣太守孝建初爲義恭大司馬參
軍直閤將軍懷珍北州舊姓門附殷積啓上門

生千人充宿衞孝武大驚召取青冀豪家私附
得數千人士人怨之隨府轉太宰參軍大明二
年虜圍泗口城青州刺史顏師伯請援孝武遣
懷珍將步騎數千赴之於麋溝湖與虜戰破七
城拜建武將軍樂陵河間二郡太守賜爵廣晉
縣侯明年懷珍啟求還孝武荅曰邊維須才未
宜陳請竟陵王誕反郡豪民王弼勸懷珍應之
懷珍斬弼以聞孝武大喜除豫章王子尚車騎
參軍加龍驤將軍泰始初除寧朔將軍東安東

莞二郡太守率龍驤將軍王敬則姜産步騎五
千討壽陽廬江太守王仲子南奔賊遣僞廬江
太守劉道蔚五千人頓建武澗築三城懷珍遣
軍主段僧愛等馬步三百餘人掩擊斬之引軍
至晉熙僞太守閻湛拒守劉子勛遣將王仲虬
步卒萬人救之懷珍遣馬步三千人襲擊仲虬
大破之於莫邪山遂進壽陽又遣王敬則破殷
琰將劉從等四壘於横塘死虎懷珍等乘勝逐
北頓壽春長邏門宋明帝嘉其功除羽林監屯

騎校尉將軍如故懷珍請先平賊辭讓不受建安王休仁濃湖與賊相持乆未決明帝召懷珍還拜前將軍加輔國將軍領軍向青山助擊劉胡事平除游擊將軍輔國將軍如故青州刺史沈文秀拒命明帝遣其弟文炳宣喻使懷珍領馬步三千人隨文炳俱行未至薛安都引虜徐兗已没張永沈攸之於彭城大敗勑懷珍步從盱眙自淮陰濟淮救永等而官軍爲虜所逐相繼奔歸懷珍乃還三年春勑懷珍權鎭山陽先

是明帝遣青州刺史明僧暠北征僧暠遣將於
王城築壘以逼沈文秀壍壁未立爲文秀所破
仍進攻僧暠帝使懷珍率龍驤將軍王廣之五
百騎步卒二千人浴海救援至東海而僧暠已
退保東萊懷珍進據朐城衆心恟懼或欲且保
郁州懷珍謂衆曰卿等傳文秀厚賂胡師規爲
外援察其徒黨何能必就左衽齊士庶見於民
義積葉聲介一馳東萊可飛書而下何容阻軍
緩邁止於此邪遂進至黔陬僞高密平昌二郡

太守潰走懷珍達朝廷意送致文炳文秀終不
從命焚燒郭邑百姓聞懷珍至皆喜僞長廣太
守劉桃根領數千人戍不其城懷珍引軍次洋
水衆皆曰文秀今遊騎境內宜堅壁伺隙懷珍
曰今衆少粮單我懸彼固政宜簡精銳掩其不
備耳遣王廣之將百騎襲陷其城桃根走僞東
萊太守鞠延僧數百人據城劫留高麗獻使懷
珍又遣寧朔將軍明慶符與廣之擊降延僧遣
高麗使詣京師文秀聞諸城皆敗乃遣使張靈

碩請降懷珍乃還其秋虜遂侵齊圍歷城梁鄒二城游騎至東陽擾動百姓冀州刺史崔道固兗州刺史劉休賓告急休賓懷珍從弟也朝廷以懷珍為使持節都督徐兗二州軍事輔國將軍平胡中郎將徐州刺史封艾縣侯邑四百戶督水步四十餘軍赴救二城既沒乃止改授寧朔將軍竟陵太守轉巴陵王征西司馬領南義陽太守建平王景素為荊州仍徙右軍司馬遷南郡太守加寧朔將軍明帝手詔懷珍曰卿性

忠讜平所葬賴在彼與年少共事不可深存受益
景素而乃佳但不能接物頗亦墮事卿每諫之
懷珍奉旨帝寢疾又詔懷珍曰卿不應乃作景
素佐才舊所寄今徵卿參二衛直會帝崩乃
爲安成王撫軍司馬領南高平太守朝廷疑桂
陽王休範中書舍人道隆宣旨以懷珍爲冠軍
將軍豫章太守懷珍曰休範雖有禍萌安敢便
發若終爲寇必請奉律吞之令者賜使恐成猜
迫固請不就乃除黃門郎領虎賁中郎將青州

大中正桂陽反加懷珍前將軍守石頭爲使持
節督豫司二州郢州之西陽軍事冠軍將軍豫
州刺史建平王景素反懷珍遣子靈哲領兵赴
京師昇明元年進號征虜將軍沈攸之在荆楚
朝議疑惑懷珍遣冗從僕射張護使郢致誠於
世祖并陳計策及攸之起兵衆謂當泝流直下
懷珍謂僚佐曰攸之矜躁夙著虐加楚服必當
阻兵中流聲劫幼主不敢長驅決勝明矣遣子
靈哲領馬步數千人衛京師攸之遣使許天保

說結懷珍懷珍斬之送首於太祖太祖送示攸
之進號左將軍徙封中宿縣侯增邑六百戶攸
之圍郢城懷珍遣建寧太守張謨游擊將軍裴
仲穆蠻漢軍萬人出西陽破賊前鋒公孫方平
軍數千人收其器甲進平南將軍增督南豫北
徐二州增邑爲千戶初孝武世太祖爲舍人懷
珍爲直閤相遇早舊懷珍假還青州上有白驄
馬齧人不可騎送與懷珍別懷珍報上百匹絹
或謂懷珍曰蕭君此馬不中騎是以與君耳君

報百匹不亦多乎懷珍曰蕭君局量堂堂寧
應負人此絹吾方欲以身名託之豈計錢物多
少太祖輔政以懷珍內資未多二年冬徵爲都
官尚書領前軍將軍以第四子寧朔將軍晃代
爲豫州刺史或疑懷珍不受代太祖曰我布衣
時懷珍便推懷投款況在今日寧當有異晃發
經日而疑論不止上乃遣軍主房靈民領百騎
追送晃謂靈民曰論者謂懷珍必有異同我期
之有素必不應爾卿是其鄉里故遣卿行非唯

衛新亦以迎故也懷珍還仍授相國右司馬建
元元年轉左衛將軍加給事中改霄城侯邑二
百戶明年加散騎常侍虜寇淮肥以本官加平
西將軍假節西屯巢湖爲壽春勢援虜退乃還
懷珍年老以禁旅辛勤求爲閑職轉光祿大夫
常侍如故其冬虜寇朐山授使持節安北將軍
本官如故領兵救援未至事寧解安北持節四
年疾篤上表解職上優詔答許別量所授其夏
卒年六十三遺言薄葬世祖追贈散騎常侍鎮

壯將軍雍州刺史諡曰敬矦子靈哲字文明解褐王國常侍行叅軍尚書直郎齊臺步兵校尉建元初歷寧朔將軍臨川王前軍諮議廬陵内史齊郡太守前軍將軍靈哲所生母嘗病靈哲躬自祈禱夢見黄衣老公曰可取南山竹筍食之疾立可愈靈哲驚覺如言而疾瘳嫡母崔氏及兄子景煥泰始中没虜靈哲爲布衣不聽樂及懷珍卒當襲爵靈哲固辭以兄子在虜中存亡未測無容越當茅土朝廷義之靈哲傾産私贖

嫡母及景煥累年不能得世祖哀之令北使告
虜主虜主送以還南襲懷珍封爵靈哲永明初
歷護軍長史東中郎諮議領中直兵出爲寧朔
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西陽王左軍司馬隆
昌元年卒年四十九
李安民蘭陵承人也祖嶷衛軍參軍父欽之殿
中將軍補薛令安民隨父之縣元嘉二十七年沒
虜率部曲自拔南歸太祖初遣使安民領支軍
降義師板建威將軍補魯爽左軍及爽反安民

遁還京師除領軍行參軍還左衛殿中將軍大
明中虜侵徐兗以安民爲建威府司馬無鹽令
除殿中將軍領軍討漢川互蠻賊晉安王子勛
反明帝除安民武衛將軍領水軍補建安王司
徒城局參軍擊赭圻湖白荻浦獺窟皆捷除積
射將軍軍主張興世據錢溪粮盡爲賊所逼安
民率舟乘數百越賊五城送米與興世偽軍主
沈仲王張引軍自饋口欲斷江安民進軍合戰
破之又擊鵲尾江城皆有功事平明帝大會

新亭勞接諸軍主樗蒲官賭安民五擲皆盧帝
大驚目安民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狀也安民少時
貧窶有一人從門過相之曰君後當大富貴與
天子交手共戲至是安民尋此人不知所在從
張永沈攸之討薛安都於彭城軍敗安民在後
拒戰還保下邳除寧朔將軍戍淮陽城論鑽口
功封邵武縣子食邑四百户復隨吳喜沈攸之
擊虜達睢口戰敗還保宿豫淮北既没明帝敕
留安民戍角城除寧朔將軍冗從僕射戍泗口

領舟軍緣淮游防至壽春虜遣僞長社公連營
十餘里寇汝陰豫州刺史劉勔擊退之虜荆亭
戍主昇乞奴棄城歸降安民率水軍攻前破荆
亭絶其津逕遷寧朔將軍冠軍司馬廣陵太守
行南兖州事太祖在淮安民遥相結事明帝以
爲疑徙安民爲劉韞冠軍司馬寧遠將軍京兆
太守又除寧朔將軍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竝
不拜重除本職又不拜改授寧朔將軍山陽太
守泰始末淮北民起義欲南歸以安民督前鋒

軍事又請援接不克還除越騎校尉復爲寧朔
將軍山陽太守三巴擾亂太守張澹棄涪城走
以安民假節都督討蜀軍事輔師將軍五獠亂
漢中敕安民回軍至魏興事寧還至夏口元徽
初除督司州軍事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假節
將軍如故別敕安民曰九江須防邊備宜重今
有此授以增鄢郢之勢無所致辭也及桂陽王
休範起事安民出頓遣軍援京師徵左將軍加
給事中建平王景素作難冠軍黃回游擊將軍

高道慶輔國將軍曹欣之等皆密遣致誠而游
擊將軍高道慶領衆出討太祖慮其有變使安
民及南豫州刺史段佛榮行以防之安民至京
破景素軍於葛橋景素誅留安民行南徐州事
城局參軍王迥素爲安民所親盜絹二匹安民
流涕謂之曰我與卿契闊備嘗今日犯王法此
乃卿負我也於軍門斬之厚爲斂祭軍府皆震
服授冠軍將軍驍衛將軍不拜轉征虜將軍東
中郎司馬行會稽郡事安民將東太祖與別宴

語淹留日夜安民密陳宋運將盡曆數有歸蒼
梧縱虐太祖憂迫無計安民白太祖欲於東奉
江夏王躋起兵太祖不許乃止蒼梧廢太祖徵
安民為使持節督北討軍事冠軍將軍南兗州
刺史沈攸之反太祖召安民以本官鎮白下治
城隍加征虜將軍進軍西討又進前將軍行至
盆城沈攸之平仍授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諸軍
事郢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昇明三年遷左衛
將軍領衛尉太祖即位為中領軍封康樂侯邑

千戶宋泰始以來內外頻有賊寇將帥已下各
募部曲屯聚京師安民上表陳之以爲自非淮
北常備其外餘軍悉皆輸遣若親近宜立隨身
者聽限人數上納之故詔斷衆募時王敬則以
勳誠見親至於家國密事上唯與安民論議謂
安民曰署事有卿名我便不復細覽也尋爲領
軍將軍虜寇壽春至馬頭詔安民出征加鼓吹
一部虜退安民泝淮進壽春先是宋世亡命王
元初聚黨六合山僭號自云垂手過膝州郡討

不能擒積十餘年安民遣軍偵候生禽元初斬
建康市加散騎常侍其年虜又南侵詔安民持
節履行緣淮清泗諸戍屯軍虜攻朐山連口角
城安民頓泗口分軍應赴三年引水步軍入清
於淮陽與虜戰破之虜退安民知有伏兵乃遣
族弟馬軍主長文二百騎爲前驅自與軍副周
盤龍崔文仲係其後分軍隱林及長文至宿豫
虜見衆少數千騎遮之長文且退且戰引賊向
大軍安民率盤龍等趣兵至合戰於孫溪渚戰

父彎側虜軍大敗赴清水死不可勝數虜遣其茷頭公送攻車材至布丘左軍將軍孫文顯擊破走之燒其車材淮北四州聞太祖受命咸欲南歸至是徐州人桓摽之兖州人徐猛子等合義衆數萬柴險求援太祖詔曰青徐泗州義舉雲集安民可長轡遐馭指授羣帥安民赴救留遲虜急兵攻摽之等皆沒上甚責之太祖崩遺詔加侍中世祖即位遷撫軍將軍丹陽尹永明二年遷尚書左僕射將軍如故安民時屢啓密

謀見賞又善結尚書令王儉故世傳儉啓有此授尋上表以年疾求退改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將軍如故四年爲安東將軍吳興太守常侍如故卒官年五十八賻錢十萬布百匹吳興有項羽神護郡聽事太守不得上太守到郡必須祀以軛下牛安民奉佛法不與神牛著屐上聽事又於聽上八關齋俄而牛死葬廟側令呼爲李公牛冢及安民卒世以神爲祟詔曰安民歷位內外庸績顯著息忠亮之誠每簡朕心歎

政近畿方申任寄奄至殞喪痛傷于懷贈鎮東
將軍鼓吹一部常侍太守如故諡曰肅侯
王玄載字彥休下邳人也祖宰僞北地太守父
蕤東莞太守玄載解褐江夏王國侍郎太宰行
參軍泰始初爲長水校尉隨張永征彭城臺軍
大敗玄載全軍據下邳城拒虜假冠軍將軍官
軍新敗人情恐駭以玄載士望板爲徐州刺史
持節監徐州豫州梁郡軍事寧朔將軍平胡中
郎將尋又領山陽東海二郡太守五年督青兗

二州刺史將軍東海郡如故七年復爲徐州督徐兖二州鍾離太守將軍郎將如故遷左軍將軍仍爲寧朔將軍歷陽太守改持節都督二豫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太守如故遷撫軍司馬出爲持節督梁南北秦三州軍事冠軍將軍西戎校尉梁秦二州刺史進號征虜將軍尋徙督益寧二州益州刺史建寧太守將軍持節如故沈攸之難玄載起義送誠進號後軍將軍封鄂縣子徵散騎常侍領後軍未拜建元元年爲左

民尚書鄂縣子如故會虜動南兖州刺史王敬則奔京師上遣玄載領廣陵加平北將軍假節行南兖州事本官如故事寧爲光禄大夫員外散騎常侍永明四年爲持節監兖州緣淮諸軍事平北將軍兖州刺史六年卒時年七十六謚烈子玄載夷雅好玄言脩士操在梁益有清績西州至今思之從弟玄謨子瞻宋明帝世爲黄門郎素輕世祖世祖時在大牀寢瞻謂豫章王曰帳中物亦復隨人寢興世祖銜之未嘗形色建元元年

爲冠軍將軍丞嘉太守訖詣闕跪拜不如儀爲尋
寺所列有司以啓世祖世祖召瞻入東宮仍送
付廷尉殺之遣左右口啓上曰父辱子死王瞻
傲慢朝廷臣輒以收治太祖曰語郎此何足計
旣聞瞻已死乃默無言瞻兄寬宋世與瞻並爲
方伯至是瞻雖坐事而寬位待如舊也寬泰始
初爲隨郡值西方反父玄謨在都寬棄郡歸明
帝加賞使隨張永討薛安都寬辭以母猶存在
西爲賊所執請得西行遂襲破隨郡斬僞太守

劉師念拔其母事平明帝嘉之使圖畫寬形建
元初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領前軍將軍永明
元年爲太常坐於宅殺牛免官後爲光祿大夫
三年卒
玄載弟玄邈字彥遠初爲驃騎行軍參軍太宇
左積弩將軍射聲校尉泰始初遷輔國將軍清
河廣平二郡太守幽州刺史青州刺史沈文秀
反玄邈欲向朝廷慮見掩襲乃詒文秀求安軍
頓文秀令頓城外玄邈即立營壘至夜拔軍南

奔赴義比曉文秀追不復及明帝以爲持節都
督青州青州刺史將軍如故太祖鎮淮陰爲帝
所疑遣書結玄邈玄邈長史房叔安勸玄邈不
相答和罷州還太祖以經途人要之玄邈雖許
旣而嚴軍直過還都啓帝稱太祖有異謀太祖
不恨也昇明中太祖引爲驃騎司馬冠軍將軍
太山太守玄邈甚懼而太祖待之如初遷散騎
常侍驍騎將軍冠軍如故出爲持節都督梁南
秦二州軍事征虜將軍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

刺史兄弟同時爲方伯封河陽縣侯建元元年進號右將軍侯如故亡命李烏奴作亂梁部陷白馬戍玄邈率東從七八百人討之不克慮不自保乃使人僞降烏奴告之曰王使君兵衆羸弱棄伎妾於城內擕愛妾二人去已數日矣烏奴喜輕兵襲州城玄邈設伏擊破之烏奴挺身走太祖聞之曰玄邈果不負吾意遇也還爲征虜將軍長沙王後軍司馬南東海太守遷都官尚書世祖即位轉右將軍豫章王太尉司馬出

爲冠軍將軍臨川內史秩中二千石還爲前軍司徒司馬散騎常侍太子右率永明七年爲持節都督兖州緣淮軍事平北將軍兖州刺史未之任轉大司馬加後將軍八年轉太常遷散騎常侍右衞將軍出爲持節監徐州軍事北平將軍徐州刺史十一年建康蓮華寺道人釋法智與州民周盤龍等作亂四百人夜攻州城西門登梯上城射殺城局參軍唐穎遂入城內軍主耿虎徐思慶董文定等拒戰至曉玄邈率百餘人

登城便門奮擊生擒法智盤龍等玄邈坐免官
鬱林即位授撫軍將軍還使持節安西將軍歷
陽南譙二郡太守延興元年加散騎常侍尋轉
中護軍高宗使玄邈往江州殺晉安王子懋玄
邈苦辭不行及遣王廣之往廣陵取安陸王子
敬玄邈不得已奉旨給鼓吹置佐建武元年遷
持節都督南兖兖徐青冀五州軍事北平將軍
南兖州刺史轉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四年卒
年七十二贈安北將軍雍州刺史謚曰壯矦同

族王文和宋鎮北大將軍仲德兄孫也景和中
爲義陽王昶征北府主簿昶於彭城奔虜部曲
皆散文和獨送至界上昶謂之曰諸人皆去卿
有老母何不去邪文和乃去昇明中爲巴陵內
史沈攸之事起文和斬其使馳白世祖告變棄
郡奔郢城永明中歷青冀兖益四州刺史平北
將軍

史臣曰宋氏將季離亂日兆家懷逐鹿人有異
圖故蕃岳阻兵之機州郡覬覺之會此數千皆

宿將舊勳與太祖比肩爲方伯年位高下或爲先輩而薦誠君側奉義萬里以此知樂推之非妄信民心之有歸玄載兄弟門從世秉誠烈不爲道家所忌斯今之耿氏也

贊曰霄城報馬分義先推靈哲守讓方軌丁韋李佐東土謀發天機王爲清政其風不衰玄邈簡朕早背同歸

南齊書二十八

列傳第九

臣蕭　子顯　撰

崔祖思字敬元清河東武城人崔琰七世孫也祖諲宋冀州刺史父僧護州秀才祖思少有志氣好讀書史初州辟主簿與刺史劉懷珍於堯

廟祠神廟有蘇侯像懷珍曰堯聖人而與雜神爲列欲去之何如祖思曰蘇峻今日可謂四凶之五也懷珍遂令除諸雜神太祖在淮陰祖思聞風自結爲上輔國主簿甚見親待參豫謀議除奉朝請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員外正員郎冀州中正宋朝初議封太祖爲梁公祖思啓太祖曰讖書云金刀利刃齊刈之今宜稱齊實應天命從之轉爲相國從事中郎遷齊國內史建元元年轉長兼給事黃門侍郎上初即位祖思啓

陳政事曰禮誥者人倫之襟冕帝王之樞柄自
古開物成務必以教學爲先世不習學民忘志
義悖競因斯而興禍亂是焉而作故篤俗昌治
莫先道教不得以吏禍革慮偸泰移業今無貧
之官空受祿力三載無考績之効九年闕登黜
之序國儲以之虛匱民力爲之凋散能否無章
涇渭混流宜大廟之南引脩文序司農以北廣
開武校臺州國限外之職問其所樂依方課習
各盡其能月供僮幹如先充給若有廢惰遣還

故郡殊經奇藝待以不次士脩其業必有異等
民識其利能無勉勵又曰漢文集上書囊以為
殿帷身衣弋綈以韋帶劍慎夫人衣不曳地惜
中民十家之產不為露臺劉備取帳鈎銅鑄錢
以充國用魏武遣女皁帳婢十人東阿婦以繡
衣賜死王景興以淅米見誚宋武節儉過人張
妃房唯碧綃蚊幬三齋葙席五盞盤桃花米飯
殷仲文勸令畜伎答云我不解聲仲文曰但畜
自解又答畏解故不畜歷觀帝王未嘗不以約

素輿後麗亡也伏惟陛下體唐成儉踵虞爲樸寢殿則素木卑構饍器則陶瓢充御瓊簪玉筯碎以爲塵珍裘繡服焚之如草斯實風高上代民偃下世矣然教信雖孚氓染未革宜加甄明以速歸厚詳察朝士有柴車蓬館高以殊等雕牆華輪卑其稱謂馳禽荒色長違清編嗜音酣酒守官不從物識義方且懼且勸則調風變俗不俟終日又曰憲律之重由來尚矣故曹參去齊唯以獄市爲寄餘無所言路溫舒言秦有十

失其一尚在治獄之吏是也寔宜清置廷尉茂簡三官寺丞獄主彌重其選研習律令刪除繁苛詔獄及兩縣一月三訊觀貌察情欺枉必達使明慎用刑無忝大易寧失不經靡愧周書漢來治律有家子孫並世其業聚徒講授至數百人故張于二氏絜譽文宣之世陳郭兩族流稱武明之朝決獄無冤慶昌枝裔槐衮相襲蟬紫傳輝今廷尉律生乃令史門戶族非咸弘庭鈌于訓刑之不措抑此之由如詳擇篤[illegible]之士使

習律令試簡有徵擢為廷尉僚屬苟官世其家而不美其績鮮矣廢其職而欲善其事未之有也若劉累傳守其業庖人不乏龍肝之饌斷可知矣又曰樂者動天地感鬼神正情性立人倫其義大矣按前漢編戶千萬太樂伶官方八百二十九人孔光等奏罷不合經法者四百四十一人正樂定員唯置三百八十八人今戶口不能百萬而太樂雅鄭元徽時校試千有餘人後堂雜伎不在其數糜廢力役傷敗風俗今欲撥

邪歸道莫若罷雜伎王庭唯置鍾簴羽戚登歌而已如此則官充給養國反淳風矣又曰論儒者以德化爲本談法者以刻削爲體道教治世之粱肉刑憲亂世之藥石故以教化比雨露名法方風霜是以有恥且格敬讓之樞紐令行禁止爲國之關楗然則天下治者賞罰而已矣賞不事豐所病於不均罰不在重所困於不當如令甲勲少乙功多賞甲而捨乙天下必有不勸矣丙罪重丁靑輕罰丁而赦丙天下必不悛矣

是賞罰空行無當乎勸沮將令見罰者寵習之
臣受賞者仇讎之士戮一人而萬國懼賞匹夫
而四海悅又曰籍稅以厚國國虛民貧廣田以
實廩國富民贍充資用天之儲實擬懷山之數
湯憑分地之積以勝流金之運近代魏置典農
而中都足食晉開汝潁而汴河委儲令將掃關
咸華題鏤龍漢宜簡後敦農開田廣稼時罷山
池之威禁深抑豪右之兼擅則兵民優贍可以
出師又曰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故君舉必

書盡直筆而不汚上無妄動知如絲之成綸令者著作之官起居而已述事之徒褒諱爲體世無董狐書法必隱時闕南史直筆未聞又廢諫官聽納靡依雖課勵朝僚徵訪芻輿莫若推舉質直職思其憂夫越任于事在言爲難當官而行處辭或易物議既以無言望已已亦當以吞默懟人中丞雖謝咸玄未有全廢劾簡廷尉誠非釋之寧容都無訊牒故知與其謬人寧不廢職目前之明効也漢徵貢禹爲諫大夫矢言先策

夏侯勝狂直拘繫出補諷職伐柯非遐行之即善又曰天地無心賦氣自均寧得誕秀往古而獨寂寥一代將在知與不知用與不用耳夫有賢而不知知賢而不用用賢而不委委賢而不信此四者古今之通患也今誠重郭隗而招劇辛任鮑叔以求夷吾則天下之士不待召而自至矣上優詔報答尋遷寧朔將軍冠軍司馬領齊郡太守本官如故是冬虜動遷冠軍將軍軍主屯淮上二年進號征虜將軍軍主如故仍遷假節督

青兾二州刺史將軍如故少時卒上歎曰我方
欲用祖思不幸可惜詔賻錢三萬布五十匹祖
思宗人文仲初辟州從事泰始初爲薛安都平
北主簿拔難歸國元徽初從太祖於新亭拒桂
陽賊著誠効除游擊將軍沈攸之事起助豫章
王鎭東府歷驃騎諮議出爲徐州刺史建元初
封建陽縣子三百戸二年虜攻鍾離仲文擊破
之又遣軍主崔孝伯等過淮攻拔虜茬眉戍殺
戍主龍得矦及僞陽平太守郭杜羝館陶令張

德濮陽令王明時虜攻殺馬頭太守劉從上曰
破荏眉足相補文仲又遣軍主陳靖攻虜竹邑
戍主白仲都又遣軍主崔延叔攻僞淮陽太守
梁惡並殺之三年淮北義民桓磊磈於抱犢固
與虜戰大破之仲文馳啓上敕曰北間起義者
衆深恐良會不再至卿善獎沛中人若能一時攘
袂當遣一佳將直入也文仲在政爲百姓所憚
除黃門郎領越騎校尉改封隨縣嘗獻太祖纏
鬚繩一枚上爲納受永明元年爲太子左率累

至征虜將軍冠軍司馬汝陰太守四年卒贈後將軍徐州刺史諡襄子

劉善明平原人鎭北將軍懷珍族弟也父懷民宋世爲齊北海二郡太守元嘉末青州飢荒人相食善明家有積粟躬食饘粥開倉以救鄉里多獲全濟百姓呼其家田爲續命田少而静處讀書刺史杜驥聞名候之辭不相見年四十刺史劉道隆辟爲治中從事父懷民謂善明曰我已知汝立身復欲見汝立官也善明應辟仍舉

秀才宋孝武見其對策強直甚異之泰始初徐州刺史薛安都反青州刺史沈文秀應之時州治東陽城善明家在郭內不能自拔伯父彌之詭說文秀求自効文秀使領軍主張靈慶等五千援安都彌之出門密謂部曲曰始免禍坑矣行至下邳起義背文秀善明從伯懷恭爲北海太守據郡相應善明密契收集門宗部曲得三千人夜斬關奔北海族兄乘民又聚衆渤海以應朝廷而彌之尋爲薛安都所殺明帝贈輔國

將軍青州刺史以秉民爲寧朔將軍冀州刺史
善明爲寧朔長史北海太守除尚書金部郎秉
民病卒仍以善明爲綏遠將軍冀州刺史文秀
旣降除善明爲屯騎校尉出爲海陵太守郡境
邊海無樹木善明課民種榆檟雜菓遂獲其利
還爲後軍將軍直閤五年青州沒虜善明母陷
北虜移置桑乾善明布衣蔬食哀慼如持喪明
帝每見爲之歎息時人稱之轉寧朔將軍巳西
梓潼二郡太守善明以母在虜中不願西行涕

泣固請見許朝廷多哀善明心事元徽初遣北
使朝議令善明舉人善明舉州鄉北平田惠紹使
虜贖得母還幼主新立羣公秉政善明獨結事
太祖委身歸誠二年出爲輔國將軍西海太守
行青冀二州刺史至鎮表請北伐朝議不同善
明從弟僧副與善明俱知名於州里泰始初虜
暴淮北僧副將部曲二千人東依海島太祖在
淮陰壯其所爲召與相見引至安成王撫軍參
軍蒼梧肆暴太祖憂恐常令僧副微行伺察聲

論使僧副密告善明及東海太守垣崇祖曰多人見勸北固廣陵恐一旦動足非爲長筭今秋風行起卿若能與垣東海微共動虜則我諸計可立善明曰宋氏將亡愚智所辨故胡虜若動反爲公患公神武世出唯當靜以待之因機奮發功業自定不可遠去根本自貽猖蹷遣部曲健兒數十人隨僧副還詣領府太祖納之蒼梧廢徵善明爲冠軍將軍太祖驃騎諮議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沈攸之反太祖深以爲憂善

明獻計曰沈攸之控引八州縱情蓄歛收衆聚
騎營造舟仗苞藏賊志於焉十年性旣險躁才
非持重而起逆累旬遲回不進豈應有所待也
一則闇於兵機二則人情離怨三則有掣肘之
患四則天奪其魄本慮其剽勇長於一戰疑其
輕速掩襲未備今六師齊奮諸侯同舉昔謝
晦失理不鬬自潰盧龍乖道雖衆何施且袁粲
劉秉賊之根本根本旣滅枝葉豈久此是已籠
之鳥耳事平太祖召善明還都謂之曰卿筭沈

攸之雖復張良陳平適如此耳仍遷散騎常侍領長水校尉黃門郎領後軍將軍太尉右司馬齊臺建爲右衛將軍辭疾不拜司空褚淵謂善明曰高尚之事乃卿從來素意今朝廷方相委待詎得便學松喬邪善明曰我本無官情既逢知己所以戮力驅馳願在申志今天地廓清朝盈濟濟鄙懷既申不敢昧於富貴矣太祖踐阼以善明勳誠欲與善明祿召謂之曰淮南近畿國之形勢自非親賢不使居之卿爲我臥治也代

高宗爲征虜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遣使拜
授封新塗伯邑五百戸善明至郡上表陳事曰
周以三聖相資再駕乃就漢值海内無主累敗
方登魏挾主行令實踰二紀晉廢立持權遂歷
四世景祚攸集如此之難者也陛下凝暉自天
照湛神極睿周萬品道洽無垠故能高嘯閑軒
鯨鯢自翦垂拱雲帝九服載晏靡一戰之勞無
半辰之棘苞池江海籠苑嵩岱神祇樂推普天
歸奉二三年間允膺寳命冑臨皇曆正位宸居

開闢以來未有若斯之盛者也夫常勝者無憂恒成者好怠故雖休勿休姬旦作誥安不忘危尼父垂範今皇運草創萬化始基乘宋季葉政多澆苛億兆倒懸仰齊蘇振臣早蒙殊養志輸肝血徒有其誠曾闕埃露夙宵慙戰如墜淵谷不識忌諱謹陳愚管瞽言芻議伏待斧鉞所陳事凡十一條其一以爲天地開創人神慶仰宜存問遠方宣廣慈澤其二以爲京師浩大遠近所歸宜遣醫藥問其疾苦年九十以上及六疾

不能自存者隨宜量賜其三以爲宋氏赦令蒙
原者寡愚謂下赦書宜令事實相副其四以爲
匈奴未滅劉昶猶存秋風揚塵容能送死境上
諸城宜應嚴備特簡雄略以待事機資實所須
皆宜豫辦其五以爲宜除宋氏大明太始以來
諸苛政細制以崇簡易其六以爲凡諸土木之
費且可權停其七以爲帝子王姬宜崇儉約其
八以爲宜詔百官及府州郡縣各貢讜言以弘
唐虞之美其九以爲忠貞孝悌宜擢以殊階清

儉苦節應投以民政其十以爲革命惟始天地
大慶宜時擇才辨北使匈奴其十一以爲交州
險夐要荒之表宋末政苛遂至怨叛今大化創
始宜懷以恩德未應遠勞將士揺動邊氓且彼
土所出唯有珠寶實非聖朝所須之急討伐之事
謂宜且停又撰賢聖雜語奏之託以諷諫上答
曰省所獻雜語並列聖之明規衆智之深軌卿
能憲章先範纂鏤情識忠款既昭淵誠肅著
當以周旋無忘聽覽也又諫起宣陽門表陳宣

明守宰賞罰立學校制齊禮廣開賓館以接荒
民上又答曰具卿忠讜之懷夫賞罰以懲守宰
飾館以待遐荒皆古之善政吾所宜勉更撰新
禮或非易制國學之美已敕公卿宣陽門令敕
停寡德多闕思復有聞善明身長七尺九寸質
素不好聲色所居茅齊斧木而已牀榻机案不
加刻削少與崔祖思友善祖思出爲青冀二州
善明遺書曰昔時之遊于今邈矣或攜手春林
或負杖秋澗逐清風於林杪追素月於園垂如

何故人徂落殆盡足下方擁旄北服吾剖竹南
甸相去千里間以江山人生如寄來會何時嘗
覽書史數千年來略在眼中矣歷代參差萬理
同異夫龍虎風雲之契亂極必夷之幾古今豈
殊此實一揆日者沈攸之擁長蛇於外粲秉　識
所祖唯有京鎮創爲聖基遂乃擢吾爲首佐授
吾以大郡付吾關中委吾留任既不辨有抽劍
兩城之用橫槊搴旗之能徒以挈瓶小智名參
佐命常恐朝露一下深恩不酬憂深責重轉不

可椽還視生世倍無次緒藿羮布被猶篤鄙
好惡色憎聲暮齡尤甚出蕃不與台輔别入國
不與公卿遊孤立天地之間無猜無託唯知奉
主以忠事親以孝臨民以潔居家以儉足下今
鳴笳舊鄉衣繡故國宋季荼毒之悲已蒙蘇泰
河朔倒懸之苦方須救拔遣遊辯之士爲鄉導
之使輕裝啓行經營舊壤今泗上歸業稷下還
風君欲誰讓邪聊送諸心敬申貧贈建元二年
卒年四十九遺命薄殯贈錢三萬布五十匹又

詔曰善明忠誠夙亮幹力兼宣豫經夷嶮勤績
昭著不幸殞喪痛悼于懷贈左將軍豫州刺史
謚烈伯子滌嗣善明家無遺儲唯有書八千卷
太祖聞其清貧賜滌家葛塘屯穀五百斛善明
從弟僧副官至前將軍封豐陽男三百户永明
四年爲巴西梓橦二郡太守卒
蘇侃字休烈武邑人也祖護本郡太守父端州
治中侃涉獵書傳出身正員將軍補長城令薛
安都反引侃爲其府參軍使掌書記安都降虜

俶自拔南歸除積射將軍遇太祖在淮上便自
委結上鎮淮陰以俶詳密取爲冠軍錄事參軍
是時張永沈攸之反後新失淮北始遣上北戍
不滿千人每歲秋冬邊淮騷動恒恐虜至上
廣遣偵候安集荒餘又營繕城府上在兵中久見
疑於時乃作塞客吟以喻志曰寶緯紊宗神經
越序德晦河晉力宣江楚雲雷兆壯天山繇武
直髮指秦關凝精越漢渚秋風起寒草衰鵰鴻
思邊馬悲平原千里顧但見轉蓬飛星嚴海淨

月澈河明清輝映幕素液凝庭金笳夜厲羽轄
晨征幹晴潭而悵泗梩松洲而悼情蘭涵風而
瀉豔蒳籠泉而散英曲繞首燕之歎吹軫絕越
之聲歜園琴之孤弄想庭藿之餘馨青關望斷
白日西斜恬源靚霧壟首暉霞戒旋鷁躍還波
情綿綿而方遠思裊裊而遂多粵擊秦中之筑
因為塞上之歌歌曰朝發兮江泉日夕兮陵山
驚飆兮瀄汨淮流兮潺湲胡埃兮雲聚楚旆兮
星懸愁墉兮思宇惻愴兮何言定褰中之逸鑒

審雕陵之迷泉悟樊籠之或累悵遐心以栖玄
侃達上此旨更自勸勵委以府事深見知待元
徽初巴西人李承明作亂太祖議遣侃銜使慰
勞還除羽林監加建武將軍桂陽之難上復以
侃爲平南録事領軍主從頓新亭使分金銀賦
賜諸將事寧除步兵校尉出爲綏虜將軍山陽
太守清脩有治理百姓懷之進號龍驤將軍除
前軍將軍沈攸之事起除侃游擊將軍遷太祖
驃騎諮議領録事除黃門郎復爲太祖太尉諮

議係事上既又備悉起居乃與丘巨源撰蕭太尉記載上征伐之功以功封新建縣侯五百戶齊臺建爲黃門郎領射聲校尉任以心膂上即位係撰聖皇瑞命記一卷奏之建元元年卒年五十三上惜之甚至追贈輔國將軍梁南秦二州刺史謚質侯弟烈字休文初爲東莞令張

鎮軍中兵累至山陽太守寧朔將軍游擊將軍衆粲起事太祖先遣烈助防城仍隨諸將平石頭封吉陽縣男建元中爲假節督巴州軍

事巴州刺史巴東太守寧朔將軍如故永明中
至平西司馬陳留太守卒官
桓榮祖字華先下邳人五兵尚書崇祖從父兄
也父諒之宋北中郎府參軍榮祖少學騎馬及
射或謂之曰武事可畏何不學書榮祖曰昔曹
操曹丕上馬橫槊下馬談論此於天下可不負
飲食矣君輩無自全之伎何異犬羊乎宋孝建
中州辟主簿後軍參軍伯父豫州刺史護之子襲
祖爲淮陽太守宋孝武以事從之嶺南護之不食

而死帝疾篤又遣使殺襲祖襲祖臨死與榮祖書曰弟常勸我危行言遜今果敗矣明帝初即位四方反除榮祖冗從僕射遣還徐州說刺史薛安都曰天之所廢誰能興之使君今不同八百諸侯如民所見非計中也安都曰天命有在今京都無百里地莫論攻圍取勝自可拍手笑殺且我不欲負孝武榮祖曰孝武之行足致餘殃今雖天下雷同正是速死無能爲也安都曰不知諸人云何我不畏此大蹄馬在近急便作計榮

祖被拘不得還因收集部曲爲安都將領假署
冠軍將軍安都引虜入彭城榮祖攜家屬南奔
朐山虜遣騎追之不及榮祖懼得罪乃逃遁淮
上太祖在淮陰榮祖歸附上保持之及明帝崩
太祖書送榮祖詣僕射褚淵除寧朔將軍東海
太守淵謂之曰蕭公稱卿幹略故以此郡相處
榮祖善彈彈鳥毛盡而鳥不死海鵠羣翔榮祖
登城西樓彈之無不折翅而下除晉熙王征虜
安成王車騎中兵左軍將軍元徽末太祖欲渡

廣陵榮祖諫曰領府去臺百步公走人豈不知若單行輕騎廣陵人一旦閉門不相受公欲何之公今動足下牀便恐即有扣臺門者公事去矣及蒼梧廢除寧朔將軍淮南太守進輔國將軍除游擊將軍太祖驃騎諮議輔國將軍西中郎司馬汝陰太守除冠軍將軍給事中驍騎將軍預佐命勳封將樂縣子三百戶　太祖舊封封之出爲持節督青冀二州刺史冠軍如故遷黃門郎永明二年爲冠軍將軍尋陽相南新蔡

太守作大形棺材盛伏使鄉人田天生王道期載渡江北監奴有罪坐之有司奏免官削爵付東冶案驗無實見原爲安陸王平西諮議帶江陵令仍遷司馬河東內史遷持節督緣淮諸軍事冠軍將軍兖州刺史領東平太守兖州大中正巴東王子響事方鎭皆啓稱子響爲逆榮祖曰此非所宜言政應云劉寅等孤負恩奬逼迫巴東使至於此時諸啓皆不得通事平後上乃省視以榮祖爲知言九年卒年五十七子閎宋

孝建初爲威遠將軍淮南新蔡太守據梁山拒
丞相義宣賊以功封西都縣子累遷龍驤將軍
司州刺史義嘉事起明帝使閎出守盱眙領兵
北討薛道樹破之封樂鄉縣男三百戶昇明初
爲散騎常侍領長水校尉與豫章王對直殿省
遷右衛將軍太祖即位以心誠封爵如舊加給
事中領驍騎將軍累遷金紫光祿大夫年七十
六永明五年卒謚定子榮祖從弟歷生亦爲驍
騎將軍宋泰始初薛安都反以女婿裴祖隆爲

下邳太守歷生時請假還北謀殺祖隆舉城應
朝廷事發奔走歷官太子右率性苛暴好行鞭
捶與始安王遥光同反伏誅
史臣曰太祖作牧淮兗始基霸業恩威北被感
動三齊青冀豪右崔劉望族先覩人雄希風結
義夫諫江都之略似任光之言雖議不獨興理
成合契蓋帷幄之臣也
贊曰淮鎮北州獲在崔劉獻書上議盡心忠謀
保奉潛躍皇瑞是鳩垣方帶礪榮名克優

列傳第九　　　　南齊書二十八